

The People  
in  
the Trees

Hanya  
Yanagihara

[美] 柳原汉雅——著 陈荣彬——译

最好的谎言，往往会保留一半的真相

太平洋上的原始海岛 | 具有长生不老之效的龟肉  
神秘的林中梦游者 | 心怀鬼胎的科学家

共同编织一个充满贪婪、背叛、谎言的噩梦

# 林中 秘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一本读完后想立刻重读一遍的小说 —— 著名小说家 Sarah Waters 萨拉·沃特斯

# 林中秘族

The People  
in  
the Trees

Hanya  
Yanagihara

「美」  
柳原汉雅  
著

陈荣彬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林中秘族 / (美) 柳原汉雅著; 陈荣彬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8  
ISBN 978-7-5502-8127-1

I. ①林… II. ①柳…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2948 号

The People in the Trees by Hanya Yanagihara

Copyright © 2013 by Hanya Yanagihara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6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6-4268



文艺家



关注未读好书

## 林中秘族

作 者: (美) 柳原汉雅

译 者: 陈荣彬

出 品 人: 唐学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崔保华 刘 凯

特约编辑: 李鹏程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4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12.25印张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127-1

定价: 45.00元

联合天际Club  
官方直销平台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2060201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003 / 编者序 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

015 / 诺顿·佩利纳回忆录 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 编

第一章 溪流 017

第二章 老鼠 043

第三章 梦游者 069

第四章 第九间小屋 149

第五章 第一个孩子 237

第六章 维克多 309

第七章 后续发展 355

363 / 后 记 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

369 / 补 录

375 / 附 录

379 / 致 谢

## 知名科学家面临性侵指控

美联社 1995 年 3 月 19 日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 知名免疫学家、退休前曾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免疫学与病毒学中心主任的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医生，昨天因被控性侵遭到逮捕。

七十一岁的佩利纳医生面临的指控，包括三项强暴罪、三项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两项性侵罪及两项危及未成年人的罪行。提出指控的人是佩利纳医生的养子们。

“那些指控都是假的。”佩利纳的律师道格拉斯·辛德利昨天声明，“佩利纳医生在科学界的声誉卓著，备受尊崇，他非常希望尽快厘清现况，让他回归工作与家庭。”

佩利纳医生曾于 1974 年获颁诺贝尔医学奖，理由是他发现一种推迟老化的病症，也就是“瑟莉妮症候群”。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有个名为乌伊伏的岛国，在该国三岛之一的伊伏伊伏岛上，他发现欧帕伊伏艾克族的族人罹患此病症，尽管他们的心智退化了，身体仍维持在很年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不老，是因为吃了欧帕伊伏艾克海龟，于是佩利纳医生用海龟名来为该族命名。他发现这种海龟肉能够抑制端粒酶——这种天然酶有分解端粒的功能，进而限制每个细胞分化的次数。受到瑟莉妮症候群（瑟莉妮是希腊神话里永远不死、青春永驻的月之女神）影响的病人，能活好几个世纪。佩利纳医生初次前往乌伊伏国是在 1950 年，年轻的他随同知名人类学家保罗·塔伦特在当地各岛做了多年的田野研究。

此外，他也在那里领养了四十三名小孩，其中多数是孤儿或欧帕伊伏艾克族穷困族人的儿女。其中一部分小孩目前正由佩利纳照顾。

“诺顿是模范父亲，也是天才。”长期于佩利纳的实验室内担任研究员，同时是其挚友的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说，“我深信这些荒谬的指控一定会被撤销。”

## ▲

# 知名科学家暨诺贝尔奖得主被判刑入狱

路透社 1997 年 12 月 3 日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 亚伯拉罕·诺顿·佩利纳医生于今天被判两年徒刑，执行地点为费德列克惩戒机构。

佩利纳医生曾于 1974 年获颁诺贝尔医学奖，理由是他证明了一种原产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乌伊伏国、如今已灭绝的海龟肉，能抑制端粒，限制每个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他发现，这种被称为“瑟莉妮症候群”的病症可移转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哺乳类动物身上。

获准自由进出那些遥远而神秘岛屿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佩利纳是其中一位，从 1968 年开始，他陆续在该国收养了四十三名小孩，全都安置在他位于贝塞斯达镇的住家。两年前，佩利纳被控强暴其中一个孩子，威胁其安危，指控他的人是他收养的某个孩子。

“这真是一桩悲剧。”刘易斯·雅特舒尔医生在佩利纳医生服务多年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院长，他表示，“诺顿是个思想家与天才，我衷心希望他能够获得他所需要的治疗与帮助。”

佩利纳与他的律师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无法评论此事。

## 编者序

我是罗纳德·库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学术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罗恩。没错，如果你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闻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都属实——当然，属实的向来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报道都是真的，而且我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与诺顿有所关联（别忘了，若是在十八个月前，我根本不用提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相识已久，从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诺顿还没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医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从此改变了学者对病毒学、免疫学，还有医学人类学的看法。让我自豪的另一点是，与他成为同事之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觉得我俩建立了一种最有意义的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历经了过去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很自豪我们两人仍是朋友。

当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机会就能与诺顿讲话或沟通，毫无疑问，他也不行。他不在身边，让我有一种奇怪而寂寞的感

觉。大概十六个月前，我才迁居此地<sup>①</sup>（也就是诺顿被判刑一个月后），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过在自然状况下，我们居然会分开超过两天以上。也许连一天都没有想过。（当然，所谓的自然状况是排除某些特例的，比如偶尔和当时还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们各自去参加葬礼、婚礼等活动。即便不在一起，我还是设法每天与他保持联络，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传真。）重点是，与诺顿谈话、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电视、看报纸一样：尽管是琐事，却不会忘记去做，借此确保生活按照常轨运作。但是，当这种节奏突然被打断，给人的感觉比不安更糟糕，简直是不知所措。过去一年半，我就有这种感觉。早上醒来后，我跟往常一样把白天的时间过完，但到了晚上总是晚睡，在公寓里闲晃，瞪着夜空发呆，心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几件平日琐事核对一番，心里想着信件是否打开看过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没？门锁了吗？直到最后，我才带着后悔的心情上床睡觉。每逢快要睡着，我才想起我这辈子的所有模式都改变了，接着感到一阵短暂的忧郁。你也许会觉得此刻我已经能接受诺顿骤变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抗拒着。毕竟，近三十年来，他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觉得寂寞，诺顿的生活一定远比我寂寞。想到他必须待在那种地方，我真是愤怒不已：诺顿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身体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惩罚他，既不当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试着向朋友、同事与记者（还有法官、陪审团与律师）解释，诺顿是个有同情

---

<sup>①</sup> 目前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在当地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担任约翰·托伦斯讲座教授。

心、聪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数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实上，过去十六个月来，我屡屡会想起许多曾宣称爱诺顿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后却选择了背叛，而且这么快就忘记并遗弃了他。有些朋友，诺顿认识且共事了几十年，在他被起诉后便立刻消失了，当然，更坏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后同样离开他的人。当时我才发现，一般的人有多么不忠不义、满嘴谎言。

不过，我离题了。牢狱生活让诺顿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应该是他必须勉强自己去适应单调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我有点讶异，他人狱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抱怨生活无聊到令人难过。过去，诺顿跟许多累过头的能人志士一样，满心梦想着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上一个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讲，不用编辑或撰写文章，不用教学，不用顾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诺顿总是说时间就像一片大海，一面无边无际的空白镜子，而这个他称为“大海时间”的美梦，已经变成一则笑话，短短几个字，代表着他目前没时间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用来种植热带蕨类植物；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读一些传记；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从未有人认为诺顿真会拥有所谓的大海时间，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时间，却没有温暖的地方，没有那种努力一辈子后应得的安逸感，让人觉得快乐而慵懒。不幸的是，诺顿有可能天生就是劳碌命。这阵子以来，他深受折磨（虽然如此，我得承认他会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他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种悠闲时光）。在最近的一封信里面，他写道：

这里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过后，能够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筋疲力尽，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脑袋一片空洞。穷极无聊——事实

上，过去我总以为如果有一段长时间的闲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时间排满。但此刻我已经了解，时间不是由一段段长时间的空当组成：我们常说时间管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来填满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sup>①</sup>

这似乎是充满智慧的洞见。

尽管诺顿明显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些鲁莽的人表示，他应该感激自己受到的宽大处置。这种说法不但愚钝，也很残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虽不情愿，但我在这里还是用了化名）。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诺顿手下的研究员，在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去贝塞斯达镇拜访了诺顿。当时还没进行审判，不过诺顿已经被起诉，等于被软禁在家里，他收养的所有小孩也都被重新安置。过去，我曾认为威斯特不会像诺顿先前的许多研究员那样令人不耐，他在诺顿家待了大约一小时，问我想不想去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我不是特别想去（在我看来，他在诺顿面前邀请我非常不礼貌，毕竟诺顿不得离家），但诺顿说我应该去，他还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于是，我与威斯特共进了晚餐。尽管脑中一再浮现诺顿独自待在屋里的模样，但我们依然聊得非常尽兴，提到了威斯特的工作和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谈到了诺顿被捕前与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些熟人。直到吃点心的时候，威斯特说：“诺顿老了很多。”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

---

<sup>①</sup> 1998年4月24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还是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沾着一片蓝莓。

“罗恩。”他开口说。

“嗯。”我说。

“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

“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对于这种话，我也学会了如何回答。“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说。

“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

“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明。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的——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判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

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sup>①</sup>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 ※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这样。但是，诺顿

---

<sup>①</sup> 1998年5月3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

在诺顿发现这个病症之前，人类不曾如此接近过永生的目标，也未曾看过如此美好的愿景会这么快就从手边溜走：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又让秘密流逝，整个过程不过十年光景。



对于欧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让诺顿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投下震撼弹：他与他们一起住了将近 20 年，结果衍生出了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单。

但是，他也正是在乌伊伏国<sup>①</sup>惹上了麻烦。乌伊伏国之旅对诺顿的许多意义之一，是他开始爱上孩童，这种爱恋持久不变。读者们恐怕都不熟悉乌伊伏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地貌壮美险峻的国度，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壮阔纯粹，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赞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总是能看到愈来愈壮观的景致：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水泽，静止不动，色调强烈到令人无法久视；另一边则是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高山，山峰被淹没在袅袅白雾之中。初到乌伊伏国，诺顿聘请该国人民当他的向导，带着他去寻找未曾看过的景物。几十年后，在当地人的请求之下，他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回到了马里兰州抚养，完全视如己出，提供他们在乌伊伏国不可能体验到的教养方式。被他带回国的孩子

---

① 我这里所谓的乌伊伏国，指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岛屿。接下来读者们将发现，诺顿大部分时间待的地方是伊伏伊伏岛。

有许多是孤儿，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奇差无比、长大后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的婴儿、幼童。

在他自己还没惊觉之前，他领养的儿童已经超过四十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总计领养了三批孩童，其中许多人返回密克罗尼西亚后，当上了医生、律师、教授、酋长、老师与外交官。其他人则选择留在了美国，到社会上工作或留在了学校里。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贫穷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终。（任何有四十三个小孩的人，都无法期望每个小孩皆出人头地。）如今，他们当然不再是诺顿的小孩了。而且在他们的选择下，诺顿也不再是他们的父亲：近年来在他陷入困境期间，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他，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他们为他提供过住所，教过他们说话，养育了他们——他给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们也的确背叛了他。诺顿的孩子把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看得很透彻：他们发现，只要指控某人是性变态，社会大众多半会买账，就算他是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挺不住。这真是可惜，其中几个孩子跟我还蛮投缘的。

## ※

我想我该说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感兴趣，但我并非故事的主角。理由之一是，我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也没兴趣述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针对回忆录的编纂工作说几句话。身为编者，我所做的事其实很少。回忆录的每个段落（段落标题都是我加的）都是诺顿入狱期间写下分批寄给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不过信件内容大都涉及隐私，我认为不适合收进回忆录。同时，文字是一批批写出来的，读者偶尔会发现内容写得自然而随性，并且是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为前提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既然我是最了解诺顿的人（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给我的），每当我觉得需要提供额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诺顿的故事，我就有责任加上一些脚注。（偶尔为了弥补诺顿叙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会加上自己的批注。还有，某些我觉得无法让内容更为丰富或者不相关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删除了，但是此类删减不会影响诺顿勾勒出来的人生全貌。）

最后，我觉得我该试着回答诺顿开始寄稿子之前于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本回忆录的撰写计划达成什么目标？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复杂：不过就是为诺顿平反，并提醒大家，与那短短几个月内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没有犯下的罪行相较，他过去几十年间的成就实在重要太多了。也许我太天真，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尽力帮助一个为科学界与医学界贡献良多的人，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罗纳德·库波德拉

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